

ZHOUMOWUHUI

周末舞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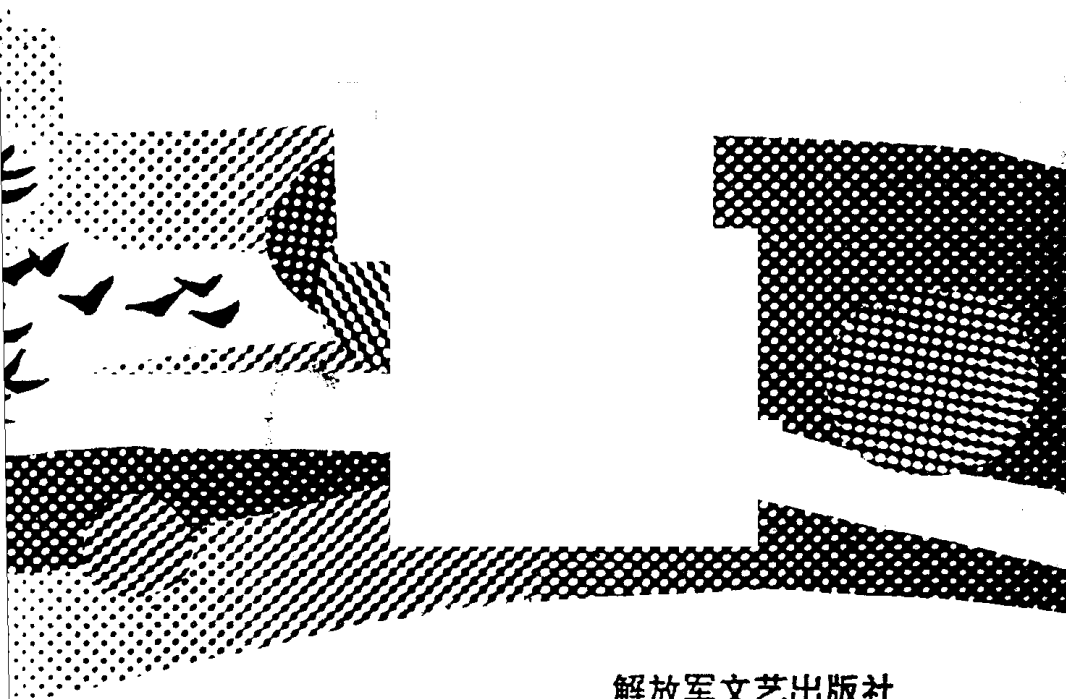
黄献国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周末舞会

ZHOUMOWUHUI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周 末 舞 会

著 者：黄 献 国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封 面：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

排印者：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河北三河县东方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7.25

插 页：1

字 数：153,000

版 次：1992年9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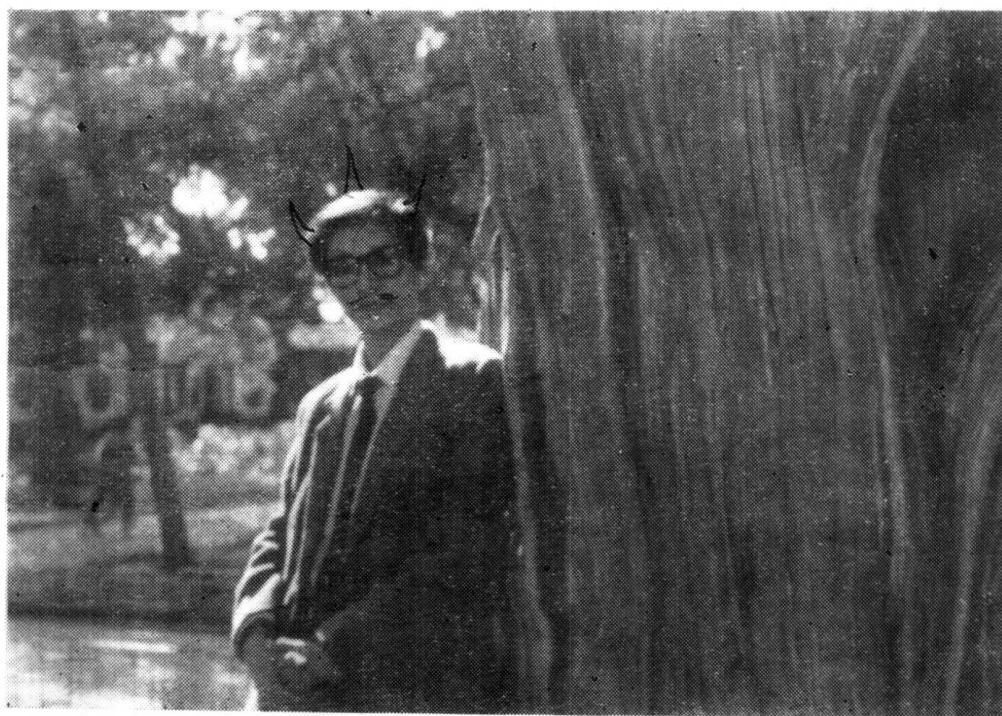
印 次：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书 号：ISBN 7-5033-0609-2/I·350

定 价：3.9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近影

留住昨天

——自序并致朋友

辛未年最后一天，就这样匆匆走去。新年钟声敲响前，我关闭了电视机，让这孤寂的寒夜停留在心间。迎接新年的热闹，总算过去了。蹙脚晚会和电视导演剪辑出来的笑声都走远了。今夜鞭炮仍旧显得稀疏而辽远，北京城寂静的时刻格外叫人觉得宽慰。

一人孤坐昏灯下，想想该做而没有做的事，便感到一种莫大的失落。该给朋友寄张贺年卡去的，我却没有做，几次流连于五彩缤纷的贺年卡市场，终于还是没有做。我深觉我没有新年，只想把这忧郁的旧岁留住。三年前，出版第一本小说集的时候，就有过这一种心绪，今番又是，并非巧合。人生太多的愁怨，都是空间消逝的罪过，所有空间终将成为无意义的链环，唯有时间将它们串接起来，才成为珍贵的记忆。而一旦串接起来又怎么样呢？那是一副沉重的链条，只有将自己的心灵锁起来，无须再向谁展示了。

编自己的小说集，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回首往事，小说和灵魂，完全是两回事。那时做小说，以为很神圣，以为天生会说慌，就不难编织一个作家梦。孰不知，一个虚假的作家把小说和生活弄混淆了，连他自己也搞不清哪儿该是小说

而哪儿该是生活了，于是就迷失了自己。其实，将自己的灵魂击碎，才是一部真正的小说，不粉碎自己，是永远得不到生活的真谛的。

又一本小说集将要出版了，我只觉得羞愧，绝无荣耀可言。我不希望所有的朋友读我这些“虚假的谎言”，这便是我此刻最真诚的心声。我有最动人的故事，但我将不会说。最真实的故事将留给昨天。忏悔是没有用处的，难道我不是忏悔过一百次了么？只有将自己锁起来，把昨天留给自己，也就足够了。生活不会再重演最珍贵的记忆，那是一份永恒的遗憾。

桌面上的时钟，已悄悄地移过了年的门槛，岁月与岁月庄严的界碑，不过是一种轻灵而无情的流转。新年钟声，只留待人们在另一个庄严的时刻去复制吧，唯有昨天才会进入我真实的梦境……

1992年元旦凌晨于北京魏公村

目 次

留住昨天

——自序并致朋友..... (1)

纸船..... (1)

周末舞会..... (82)

死角..... (94)

翅膀诗话..... (114)

雪盲..... (160)

蘑菇云..... (169)

纸 船

1

太阳原来是从前门城下一条名叫后河沿的臭河沟的尽头软软地粘粘地升起来。那时候，我依稀记得，火车站跟后河沿叠印在一起。我家住在大北照像馆身后一条叫做打磨厂的胡同里，门牌一百四十二号，有一座很大的石门。门上有一只很漂亮的五角星，那颗星常常叫我想起爸爸小腹上那一块很好看的伤疤。伤疤又会叫我记起国庆节夜晚芝麻火烧一样的夜空。汽球啊，降落伞啊，在烟花飞蹿的璀璨与辉煌中，慢悠悠地落下来，向着我们这座很古老的四合院。黑色鱼鳞瓦片间高擎着一蓬蓬蒿草，蒿草在火车头疲惫不堪的喘息声中轻轻地摇曳。靠着北屋东头的角上，有一棵很高很密的柿子树，每到国庆节，似有无数极好玩的太阳，坠在浓密的枝叶间，闪闪烁烁。柿子熟透了，大哥二哥三哥像猴子似的爬上树去，于是巨大蓬松如蘑菇云爆炸般的树冠发出一阵阵愉

快的叹息和痛苦分娩时的痉挛。他们摘下柿子来，谁都不吃，先捧给爸爸。就在那以前不久，大哥因为长得漂亮，被选中去给赫鲁晓夫献花，那个国庆节遇上滂沱大雨，大哥像只落汤鸡发起高烧，许久许久不曾带我们在胡同里放风筝玩风车。妈妈用冷手巾敷着哥滚烫的额头说，他爸爸你还记得吧，打太原那年，这孩子发烧，一颗子弹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正正地打在你那马夫的心口窝儿上，马受惊一尥蹄儿，把你从马背上掀下来。娘的也巧，爸爸接着说，我咕咚一声垂在草窝里，四脚朝天，一块四楞大青石离我脑袋不到半尺远，我死抱着孩子没撒手，屁股上倒是青了一块，记不清是啥硌的啦，是孩子受了惊才发的烧。妈妈说，不对，是先发的烧后出的事。爸爸争辩说是先出的事后发的烧，争论没有结果。不过就在他们争论不久，大哥二哥三哥就上树了，捧回柿子，仍旧是先捧给爸爸。爸爸像观音菩萨捧圣水似的捧着柿子恶狠狠地说，操他娘，柿子专捡软的捏！于是，金色的太阳在他脚尖前头溅落，光芒四射的疯狂吓得我们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妈妈说，玩去吧孩子们。于是我们便玩去。国庆节的夜晚到底来了，大哥二哥三哥又像猴子似的爬上树去，等着礼花崩出的降落伞落到树头上来。我小，上不去，就只好趴在树下妈妈的膝盖头上，听三个哥哥聊天儿。

二哥问，赫鲁晓夫有多大官儿？

大哥说，最大最大的官儿，说了你们也不懂。这么说吧，全苏联人都把他当爸爸。

三哥的招风耳一兴奋就会动。他的耳朵一扇乎一扇乎地说，苏联的柿子熟了，也要先摘给他吃吗？

当然！大哥抚着红领巾就像一个老者抚着胡须。

赫鲁晓夫也有汽车有司机么？

废话！不过早先是马后来是汽车，早先是马夫后来是司机！大哥用导师般矜持的目光扫了一眼二哥和三哥，似乎很得意。

没错，从那时候起，大哥就成了我们兄弟崇拜的头儿，因为他不仅把先熟的柿子摔给爸爸，而且他还曾给苏联人的爸爸献过鲜花。

妈妈凝望着远处。

我随着她的目光，看见爸爸正蹲在院心浇花的水池旁边。他正在那铁簸箕里生着一丛火。我想他可能是在烧大便纸。爸爸是很少买东西的，我记忆中的爸爸只常常买三样东西，牙膏（中华牌的）、刀片（一个戴高帽的洋人拄着拐棍）和大便纸（总是成捆成捆的买）。

妈妈推着我的肩头说：

“给你爸爸拿个板凳去！”

（我准确无误地相信和铭记这句话的真实）

我跑去。把一只板凳塞到爸爸沉重的臀下。

爸爸把我抱在他温暖的怀中，使劲揉搓我的头发。他的手心好烧好烫喔。我看见大便纸的火光在爸爸的脸上烧。

爸爸呜咽着哭起来，在国庆节的夜晚。

这就是那个小腹上带着一块伤疤的爸爸么？

这就是那个有着马、马夫、司机和汽车的爸爸么？

这样的爸爸也会哭么？

而且面对着一团燃烧的大便纸是么？

我也莫名其妙地哭了，而且比爸爸哭得更响。

三个哥哥都从树上跳下来，慢慢地走到火堆前，火已经

灭了，星星点点的红蚂蚁在铁簸箕里辛勤地蛀着一个深深的巢。三个哥哥也跟着我哭起来，莫名其妙地哭，至今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是为了什么哭。

爸爸的哭声成了我童年里最深刻的记忆。至今我还能听见那声音是怎么样从大便纸的火堆上升腾起来。那哭声响起来的时候，我不敢去想爸爸小腹上的伤疤，以及那个伤疤带给我心灵上撕扯的疼痛。每当疼痛折磨我的时候，我就会嗅到纸铁锈油墨泥土灰垢发丝混合烧焦的气味，气味钻进鼻孔沿着气管穿透每一片肺叶。

爸爸和妈妈走进北屋就再也没出来。头顶上夜的黑潭静得可怕。那寂静愈发叫人梗塞的喉咙弥漫着雾霭般的酸楚。先是火车站的火车头里蹿出一股富有弹性的蒸气，像一枚石子丢进夜的黑潭，于是嗖嗖啾啾怪叫的一只只小蝌蚪甩着它们曲里拐弯的长尾巴满天乱钻，钻着钻着就泛起一丛又一丛美丽动人的涟漪。后来想起那天夜晚，觉得钻上天去的那小东西也不一定就是小蝌蚪，比如说也可以是眼泪这怪东西。眼泪如若也像小蝌蚪那么爆炸开去，也会是壮丽无比的吧？许许多多的涟漪一起荡漾，就汇成了惊心动魄的大潮。我们迎着那辉煌的波澜壮阔的大潮欢呼雀跃，忘记了痛苦也忘记了父亲。三个哥哥又一次像猴子般地蹿上柿子树，期待着飘摇在大潮里的降落伞能够落到我们这个院子里来。我们的期望像大潮一样一浪浪地涌起又败退，败退又涌起。期望终于还是化作满天烟云漫漫飘散。

我痴痴地站在树下，昂首凝视深不可测的夜的天空，大潮使我心底涌起一个奇怪的念头。我想要一只船。

是纸船。

我常常跟爸爸一起洗澡。爸爸的肚皮很软很白也很厚，坐在上面会叫人想起鲸鱼光滑油腻的脊背。我常常希望从爸爸的肚脐里喷出一股高高的笔直的晶莹闪烁的水柱。爸爸每次都待我坐进温馨的水中，再慢慢地放热水，叫水温升得很高。现在想起来，他爱在热水中把嘴唇翘得像唐老鸭，呼——哧、呼——哧地喘着极舒服的气儿，使劲地揉搓我的细脖子，小心翼翼地摩挲我胸前的小奶头，极亲切地抚慰我极敏感的胳肢窝和大腿窝儿，我会娇嗔地发出清脆绵长的笑声，于是爸爸就用胡须去蹭我的肚脐，于是我笑得更疯，于是爸爸就全身心地拥抱我，用他的大手叭叭叭叭地拍打我的屁股。我喜欢爸爸的白肚皮，喜欢爸爸深陷的肚脐，也喜欢爸爸黝黑强壮的小腹。最使我骄傲的，是爸爸小腹上的一块伤疤。伤疤像一只黑毛虫，很短很壮，发现这玩意以后，我愈发喜爱玩枪了。我爱在床上用枕头和被子搭碉堡。而且我无数次壮烈地中弹牺牲都是捂着小腹倒下去的，其实爸爸并不愿意叫我看见他真正的小腹，直到如今我还很深刻真切地记得，他带我洗澡的时候，总是把他的洗澡毛巾夹在他的小腹下面大腿根上。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每当他给我全身搓肥皂的时候，都极巧妙极仔细地揉？搓？躲？擦？跳？过我的真正的小腹——那个不愿意被别人看见的小玩意儿。我至死认为爸爸对它是不真诚的，而妈妈真诚。妈妈搂我睡觉的时候，就那么温暖地真实地摸着我的小玩意儿，于是我的嘴里就会奇妙地感觉到含着一只奶头儿（或是奶嘴儿？）似的，甜甜地睡去，不做恶梦。爸爸终归是爸爸，他把我放在他光滑的肚皮上就足够了，我崇拜他像崇拜大鲸鱼。有一天正晌午，妈妈带着我坐在大柿子树底下。树叶哗哗啦啦地

响，就像澡盆里洗澡时候水的动静。我趴在妈妈膝头上用两只手捧着下颏，妈妈则用她的两只手在剥豌豆。

妈妈妈妈，大鲸鱼好么？我说。

不好。大鱼吃小鱼。妈妈告诉我。

我把妈妈手中一只刚剥开的豌豆打落在地说，大鲸鱼好，大鲸鱼是爸爸！所有的人都吃小鱼！

喔，大鲸鱼好！爸爸好！妈妈喋喋不休地念叨着，妈妈就像一只长了胡须的大鲑鱼。嘴极大胡须极长。

就在这时，妈妈已经怀上了她的第六个孩子我们家的老疙瘩，后来这个最小的弟弟在二哥编造的顺口溜里被称作“臭蛋”的便是。妈妈生“臭蛋”时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爸爸仍旧是急匆匆地抱着皮包去上班，皮包是枣红色的很大也很厚。胜利牌淡蓝色的小汽车没多久就回来了，接回一个穿着白大衣的老太婆，白头发红嘴唇，不记得她的脸上有皱纹，却清晰地记得她是个货真价实的老太婆。奶奶叫三个哥哥带上我和妹妹去放风筝。

去吧去吧小羊羔子！奶奶的一双手又在空中乱摆一气。

哥哥们和妹妹都去了。

我却搬着妈妈最喜欢坐的那一只小板凳，坐在她剥豌豆的柿子树底下。其实我知道那个白头发红嘴唇的老太婆是干什么来啦。妈妈昨天夜里说，你喜欢小弟弟呀，还是小妹妹。

弟弟。我不假思索地说，斩钉截铁地说。

因为所有的爸爸妈妈的客人们都爱说，你们家的姑娘一定是宝贝疙瘩喽！

其实我和妹妹一样受宠，而且大概我有过之而无不及。

原 书 缺 页

有一股三哥的汗袜子味。三个哥哥坐在饭桌前狼吞虎咽唏溜唏溜喝起来，我和妹妹却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去。因为我和妹妹每天早晨跟着爸爸一起喝牛奶而哥哥们则是喝稀粥；每天晚上的馒头也分出富强白面和标准黑面的两种。我和妹妹跟着爸爸吃白面馒头，而三个哥哥则跟着奶奶妈妈吃黑面馒头。自然有了上口的好菜，哥哥们也是不伸手的，我和妹妹则天经地义般地无所顾忌。家庭中的等级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所以即使是洗澡，三个哥哥也是合用一盆水的。记得我的二哥每次走到饭桌前都微微皱着他那一双极为平淡极为稀疏的眉头，他不仅从不向好菜盘里伸筷子，只是在我和妹妹不屑一顾的菜盘里极为草率地夹上一两撮菜，就大口大口地吞饭。我极深刻地记得，瘦弱的二哥参加全市数学竞赛回来不久一夜之间就叫鬼给剃了头。吃饺子的时候，妈妈说，孩子，吃几个肉馅的吧，二哥眼里噙着泪死也不肯。妈妈问：你咋啦？二哥说，我不爱吃！就从那儿开始，他什么馅儿的饺子都不吃啦。今年他编写的一本20万字的计算机软件的科技书出版了，嫂子说，我看你一宿一宿地熬灯，怪心疼那电费的，没曾想你还真写成了一本书！二哥骄傲地说，跟你说吧，二十多年前我参加全市数学竞赛拿了第一名，回家跟亲娘老子都不说，本事大着呢！我说心里话，最崇敬的就是二哥。好不容易吃罢了饭，我走到妈妈的床前去，妈妈慢慢地醒过来，拉住我的手说，吃啦？我难过万分地说，吃啦！妈妈说，哟，孩子你咋这么难过？我说，奶奶给我们吃咸糊糊粥。妈妈苦笑着说，你老跟着爸爸吃好的，奶奶生气呢。她心疼你那三个哥哥。我说，我不喜欢大鲸鱼啦。妈妈拉住我的手，把我扯向她的床边，紧紧地攥住我瘦小的肩头。我咬

着嘴唇说，爸爸为啥还不回来看你？妈妈含着晶亮晶亮的泪水说，别生你爸爸的气。他忙。他干着大事呢。我忽然间又从心间升起那个奇怪的念头，我想要一只船。

至于那天夜里爸爸是什么时候回家的，我永远也记不清了。

2

妈妈拿来一把剪。

爸爸找出一张纸。

奶奶把两根蜡烛折断摺进一只不知从哪儿拾来的罐头盒里，搁在炉火上。

火苗伸着狼狗一样的红舌头舔那罐头盒儿，于是蜡烛慢慢融化。

爸爸把那张剪成四四方方的纸轻轻地插进蜡水里再折着跟头提起来，拿到窗口等风儿把它吹干。

妈妈说，好啦。

奶奶说，叠吧。

于是纸船就在爸爸手指间诞生了。

那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过后，太阳不再从前门城楼下的后河沿的尽头升起来，而是从七星街的尽头那一个叫做人民公园的老虎笼子后面升起来。据城里的老百姓传说，就是那一年，老虎从笼子里逃出来了，吓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一下子被后河沿火车站的火车把我的全家载到这个地方，简直就像一场梦。我现在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那乘火车漂流的滋味，只是永远记得七星街的这座大杂院靠着两面的